詩人的風趣語

馬斗全

《隨園詩話》記，袁枚船經京口，有人請他替一妓向太守章淮樹求情。袁枚問明原委後，有詩給章太守，末二句爲：「只問千秋賢太守，可曾幾個斫桃花？」交來人後，便揚帆而還南京。半月後，收章氏覆信，開緘視之，只有七字：「桃花依舊笑東風。」袁枚讀之放心，知該妓未受懲處。作「笑東風」者，因時非春日，又袁枚詩有「東風吹散野鴛鴦」句。可知這位太守，同袁枚一樣，也是位風雅之士。現代則有吳佩孚覆蕭某電報「從此蕭郎是路人」，用唐詩人崔郊句，雅致而決絕，亦爲佳話。

當代詩人，也不乏風趣之語，本人便曾多次見或聞之。

山西大學羅元貞教授當年與外地詩友步韻唱酬，有「有意挑戰」、「出馬應戰」及「十萬火急」語。中鎮詩社籌畫舉辦免費詩詞講習班，王蟄堪來短信問：「敢問如何派將？」詢問將擇哪幾位社員講授，時薛勝保正好在座，謂：「大將請戰也。」中鎮詩社組織的丙戌人日各地詩人大型聯吟活動，得到各地詩友的積極回應，參加者極多，金水詩云：「吟壇一夜起烽煙。」鄧世廣詩云：「但憑中鎮旗幡動，直似三軍號令傳。」都喜將高雅的詩詞活動，說成打仗一般。

熊鑒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來信中說：「好久未通信了……下面一些詩，並非投稿，只是表示我還活着。」趙鼎新二〇〇〇年五月五日來信開頭爲：「一周之內，三次寫信，惟談戀愛者有之。」十二月八日來信抄其新作數首，說：「我權冒充一次賈島，您就作一回韓愈吧。」意思是要我給他的詩提修改意見。

一次詩會中，有人約曹長河一起去拜會林從龍，曹說自己有個毛病，就是不好干謁名人，拒而未去。不想去者將這話告訴了林從龍，林就過來拜會曹，說自己也有個毛病，就是專好干謁名人，在場諸人大樂。

中鎮詩社一次會議，與會者的車票都是會議報銷的，我沒讓報銷，自己負擔了。周毅因我不報銷，也不報銷。我想到他正在治病，要花許多錢，對他說：您治病須花錢，應該讓會議報銷。周曰：「此肝已病，敢不與君義膽相照？」他患的是肝病，意思是說要與我肝膽相照，共同辦好詩社。尚不知生命將如何，而有此半詼諧半壯烈語，聞之令人感動。

中華詩詞研究院於西安曲江召開會議，楊啓宇飛至西安後，飛機因大雨不能降落，只好飛返成都。在機上等了好幾個鐘頭後，夜裡又飛西安。記不清哪位詩友說：楊先生眞是「有機可乘」。有人談到，王翼奇聽說某婦人分娩時疼痛難忍喊道不要生了，說那是「痛不欲生」。同到會的鍾振振教授要求發言，曹長河告大家曰：「振振有詞！」還說要送鍾教授「振振有詞」之章，以鈐詞稿。下一次會，座位是按歲齒安排的，我因鄰座吸煙，會間休息時便調換了與曹長河的座位，讓他們吸煙的坐一起。曹長河進來後問怎麼換座位了，我說年齡大小應依法（髮）而定，意思是他頭髮黑應往下坐，曹長河應聲嘆道：「不白之冤哪！」

最近，中鎮詩社一次活動，座談時，有人提出應在社員中掃除「網盲」，視力甚差無法上網的曹長河說自己是「他生未卜此生休」，既風趣，卻又是實話。詩人風趣語，總教人愛聽，是因爲它既反映了詩人的才華和樂觀幽默，又啓人才智，給人歡愉。所以，在我們的生活中，應盡量多有這樣一些風趣之語。

欣賞乃力量之源

人生在線

韓芳

一八五二年秋天，屠格涅夫在斯帕斯科耶打獵時，無意中在樹林中撿到一本皺巴巴的《現代人》雜誌。他隨手翻了幾頁，竟被一篇題爲《童年》的小說吸引，作者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輩，但屠格涅夫十分欣賞。他四處打聽作者的住處，最後得知，作者兩歲喪母七歲喪父，是姑母一手拉扯大的。爲了走出生命中的泥潭，作者剛跨出校門就去高加索的部隊裡當兵。屠格涅夫對他傾注了極大的同情和關注。幾經周折，他找到了作者的姑母，表達了對作者的欣賞與肯定。

姑母很快就寫信告訴了侄兒：「你的第一篇小說在瓦列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連大名鼎鼎的、寫《獵人筆記》的作家屠格涅夫也逢人便稱讚你，他說，這位年輕人如果繼續寫下去，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作者收到姑母的信後，欣喜若狂，他寫小說本來是因爲生活苦悶而信筆塗鴉打發心中寂寞的，並無當作家的妄念。而作家屠格涅夫的欣賞竟一下點燃了他心中的火焰，使他找回了自信，有了人生的目標，於是他一發不可收拾地寫了下去，最終成爲了享譽世界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就是後來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的作者列夫·托爾斯泰。

無獨有偶，台灣作家林清玄青年時代做記者時，曾報道過一個小偷作案手法非常獨特，犯案上千起，在文章的最後，他情不自禁地感嘆道：「像心思如此細密、手法這麼靈巧、風格這樣獨特的小偷，做其他任何一行都會有成就吧！」林清玄不曾想到，他二十年前無心寫就的這幾句話，竟影響了一個青年的一生。如今，當年的小偷已經是台灣羊肉爐的大老闆了。一次邂逅，這位老闆眞誠地對林清玄說：「林先生寫的那篇特稿打破了我生活的盲點，我想，爲什麼除了做小偷，我就沒有想過做其他正經事呢？從此便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得到別人的欣賞。欣賞與被欣賞是一種互動的力量，欣賞者如果懷着愉悅之心、仁愛之心、成人之美的善念，被欣賞者必定會產生自尊之心、奮進之力、向上之志。

欣賞是一種給予，一種溫馨，一種溝通與理解，一種信賴與祝福，更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之源。

名人故居

域外漫筆

風雁

名人故居，向來是遊人青睞的地方。

譬如歐洲。到法國巴黎，就想去看看梵·高筆下的《夜晚露天咖啡店》，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和與他聲名同樣響亮的情人波伏瓦經常光顧這家離住所不遠的咖啡館。意大利的古迹雖俯拾即是，若到了佛羅倫薩，但丁故居肯定是要去的。到英國劍橋大學，牛頓的故居肯定不會放過。那麼，這些世界頂尖級的名人故居，現在都是什麼樣子？

德佛羅朗咖啡館。這家名播歐洲的咖啡館現在還在經營，它位於一條熱鬧大街的十字路口旁，有一個玻璃門棚。門棚中的座位最搶手，因爲在那裡抬頭可見藍天白雲，低頭可見街邊小景。樓上還有一間約二三十平方的小房間，薩特在創作的黃金時期，幾乎每天都光顧這裡，寫下許多名著，跟波伏瓦約會。他有固定的座位，裡邊靠窗的那個。現在，一如當年的模樣，只是桌上多了一塊極不顯眼的銘牌——「薩特曾在此座位上寫作」。這個座位，全巴黎的人都知道，很少有空的時候。

牛頓故居。其實就是當年他在劍橋大學讀書時的宿舍，推窗可見一棵蘋果樹，據說它就是砸在牛頓頭上那個著名蘋果繁衍的後代。牛頓住過的宿舍，現在還是學生宿舍，惟一不同的是，能住進這間宿舍的都是最優秀的學生。設施很陳舊，可學生們都以能入住爲榮耀。這也是每年剛入校新生和許多遊客們必來瞻仰之地。

但丁故居。位於小巷裡面的轉角處，是一幢三層的老樓，厚牆小窗，前門有一盞鐵燈，一個井台。鐵燈無光，井台有蓋。一二六五年，但丁出生在這裡，三十五歲這年，被奪權的當局驅逐離開故鄉後，又兩次缺席判他死刑。揹着十字架流亡的但丁，寫下了《神曲》等世界名著。就是這樣的名人故居，管理當局連「但丁故居」幾個字都「不敢」鑿在牆上，只掛了一幅巴掌大小僅能印個詩人頭像的藍色布幔。因爲鑿了牆就不是當年的原貌。

外國人用最恬靜、原生態的方式對待名人故居，讓歷史在歲月流轉中沉澱，除了更讓人舒服外，也更令後人對名人們產生敬重。騰空了、改造了、重修了，遊人就無法感受到當年的生活氣息。在西方人眼中，生活是不能出售的，更不是給人窺探的。而這些名人故居要是放在中國，早成了大賣點，因賣點而炒作，因炒作而金光閃閃；房屋肯定要騰空，遊客挨個進去挨個收錢；蘋果樹一定成了搖錢樹，它會成爲圖片、成爲徽章、成爲各種各樣的工藝紀念品，帶動多少相關產業。因爲，這種情況在中國太多了，不這樣做，並不是覺得對不起那些故去的名人，而是白白浪費了這些可產生巨大旅遊經濟效應的社會資源。至於把名人故居包裝起來去賺錢，它背後的政治意義、歷史意義、文化意義、教育意義，誰還顧得上？

勿忘網絡文學的不足

許民彤

如是我見

最近，內地關於網絡文學的新聞不斷。先是看到著名作家王蒙成爲盛大文學的「文學顧問」，並題詞寄語網絡文學「文以清心，網更動人」，看好網絡文學發展的前景。有的省作協鼓勵青年作家參與網絡文學的創作，並降低門檻盛情邀請網絡作家能夠融入組織中來。還有的回顧網絡文學十年歷史，當年那些在網絡文學大潮中的「弄潮兒」，已經有了爲網絡文學證明的歷史意義……

對於網絡文學，不少評論者認爲，自由、靈活、獨立、非功利性的寫作是它的一個突出的特點。但是，網絡文學所推崇的這種寫作理念，恐怕仍是一種理想預期，因爲，網絡文學的生存條件和它賴以發展的商業化的網絡運營模式和基礎，使它受到了商業化的影響和限制。從網絡文學中發展起來的網絡文學作家、寫手，有一些已經投身網絡閱讀收費網站，成了簽約作家，他們寫作的目的、內容、題材，必然會受到這些商業網站的制約和限制，實際上目前網絡文學中的玄幻和武俠能夠走紅，與此限定有很大關係。還有，網絡文學一味追求所謂「點擊率」，以「點擊率」論作品成敗，「點擊率」已經成爲網絡作品商業收益的標準……無疑，這樣的網絡文學已經帶有了明顯商業化的色彩，這實際上是一種被限定了的功利目的的反應，與作家追求的獨創性和個性化，保持作家精神上的自由這個文學創作的本質是相左的，而文學創作一旦被束縛和限制在這樣一個有限的功利目的之中，作家就會失去爲完成傑作所需要的活動範圍和揮毫餘地，是不會或者很難產生出眞正的文學的。

無論是讀者，還是一些作家、批評家，或者一些網絡文學的作家、寫手，都曾指出過網絡文學的「浮躁」病症問題。網絡文學一開始便處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充滿喧囂的商業消費文化，紛繁多變的多元價值觀念，流行時尚，構成了網絡文學的生存環境和文化情境。「點擊率」、「炒作」、「出名」、「名利」、「慾望」與網絡文學如影隨形。這種外在環境決定了一些網絡文學作家、寫手的寫作心態。他們所追求的網絡寫作往往是急功近利，獲得點擊率，贏得不錯的商業收益，以至得到紙質文學的認同，獲得出版市場。的確，在今天這個變形的更廣闊的世界中，世界似乎已經失去了創造寧靜的本領，文學越來越難以找到它的寧靜的聖壇……因此，一個作家、寫手，這當然也包括網絡文學作家、寫手，在這樣的環境中，在這樣的浮躁時代，堅守自己的核心價值，堅守心靈的安靜，精神的安靜，生命的安靜，維持自己內心的秩序與和諧，的確是很不容易，而對那些身陷浮躁環境的網絡文學作家則更近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甚至是一種考驗。記得一位前輩作家說過：浮躁的文學、浮躁的文學隊伍，難以產生出文學大師。這該是對包括網絡文學作家、寫手在內的一切作家、寫手的忠告……

有一位當今文壇暢銷書作家曾批評網絡文學是，「從文字到文學差二十三公里……」這樣的文學批評當然有一些尖銳，但卻是網絡文學在思想深度、精神信仰、藝術表現和審美原則方面存在着許多不足的事實的反映。

近些年來，我們看到有的網絡文學作家、寫手創作的網絡文學作品的出版動輒幾十萬冊，獲得了大量讀者的閱讀和追捧，但這仍然無法掩蓋如今網絡文學的思想、精神、文學性和藝術性方面創始性力量的欠缺。目前網絡原創文學在水平和質量上稚嫩、粗糙、蒼白和良莠不齊的現象，已經影響到人們難以建立起來對它的充分信任。其實，一些網絡文學的作家、寫手和讀者，在盤點網絡文學的發展中，也在思考和尋找衡量優秀的網絡文學的標準。內容高雅優美、筆觸精緻、富有文學和藝術審美魅力，從來就是一個衡量優秀文學藝術作品的重要的標準。

網絡文學這種對文學性和藝術性的尋找，不再容忍它的平庸和蒼白，說明網絡文學已經顯露出來對文學的美學追求的自覺意識。

網絡文學的發展，是否是已經和傳統文學形成雙峰並峙的局面，是否是已經取代傳統文學成爲當今的主流文學，或者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今後會不會整合爲一體？這都是有可能性的，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要看清楚網絡文學仍然存在的困境，然後，再尋求它的一種質的飛躍……

黃沙戈壁上的今日雷音寺

夏智定攝

今日雷音寺

天南地北

夏智定

雷音寺，早在少時讀《西遊記》時，就聞此寺大名，傳爲佛祖如來講經聖壇。此神話誌怪書中提到唐僧、孫悟空師徒一行，被黃眉怪假造的金碧輝煌的小雷音寺所惑，更在妖精們所扮的如來及五百羅漢、三千揭諦等假聖前虔誠膜拜，乃至落入劫難。後經孫悟空歷盡辛苦周折，最後請得彌勒佛前來收此黃眉怪，方解厄脫身。《西遊記》中那一段精彩的描寫，至今印象深刻。

這次筆者在遊敦煌鳴沙山前的路上，忽聽導遊相詢：想不想順路去看一看雷音寺？聞後自然大悅。在與導遊趣聊中方知，最早的雷音寺建於隋唐之際，爲敦煌名刹，大唐的玄奘西天取經時，曾在敦煌居留一月並瞻仰了雷音寺。也許因有此一說，後來在吳承恩所撰的《西遊記》中，便出現了妖精所假造的小雷音寺故事了。

今日雷音寺，位於離鳴沙山五公里不到的沙漠處，茫茫沙海中有此名刹，自然會令遊客紛往瞻拜。

據說雷音寺原寺衰於明代，因明朝統治者棄敦煌邊防而撤關東移，遷走不少邊民，雷音寺由此而香火冷落。清朝中葉曾一度重建。至清末後期及民國，終漸漸湮沒於沙塵之中。直至一九九〇年，始由中國佛教界的諦承法師、明暘法師和眞禪法師等發起及在海內外多方籌募資金，方在一年後重建今寺並於一九九一年六月開光。

我們一行甫至山門，抬頭便見由前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題寫的雷音寺門匾燦然生光，那三個筆力蒼沉的楷體巨字，似乎映出了雷音寺的千古滄桑。據說，此山門建築物乃由香港居士捐資贈造。

二進山門，迎面而笑的是一尊銅鍍金身彌勒佛坐像，奇的是匾額上所書爲「笑煞洞」三字，寺僧說讀此三字便有吉祥富貴澤潤心地呢。這尊笑佛前，叩拜上香者衆，虔誠之心自可想見。

三進，即爲大雄寶殿，兩側分別爲觀音殿和十八羅漢堂及地藏王殿，也許是位處沙漠的原因，整個雷音寺的主殿和兩廊建築規模不大，但位於大雄寶殿前的鐘樓，居然鐘聲隆然，十分動聽。雷音寺的梵鐘，在這方圓十里的沙漠上聽之，似更覺縹緲宏深，別有佛旨呢。

瞻雷音寺，細品各殿所懸的題匾也是不可錯失的人文享受。全寺約有各類題匾三十餘塊，所能見到的最古的兩塊，是分別鐫刻於清朝道光和咸豐年間的舊匾，分別是「惠澤蒼生」和「災難消除」，經一百七十多年以來的風塵侵蝕及失而復得，那二匾已呈色澤駁落、木質黯然之狀，但也更添一種蒼涼感。

大部分題匾，是後來重建此寺時掛上去的，諸如「雷音恆寬」、「佛光接引」、「神州淨土」、「慧炬長明」等，皆筆力不凡，濃墨閃耀五彩。特別是「三洲感應」和「得大自在」二匾，一爲啓功所書，一爲沈鵬落墨，二人皆是先後就任的前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其墨寶價值可想而知。

我們靜靜地步出山門時，耳聞正在響起的陣陣梵鐘，不由地思緒與沙海共蒼茫……

《孔子》風波

文化經緯

鄧小秋

當今有很多影視劇，「戲說」的成分過多。詭異莫測，匪夷所思。這在一般的民間傳說中，尚可以任其發揮，浮想聯翩。但是，有些涉及到歷史事實，以及有關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時，那就不能天馬行空，任意鋪陳。過分的追求娛樂化、搞笑化，以致顚倒黑白，混淆視聽。

由此，內地著名演員濮存昕在一次接受訪問時，直言不諱地批評電影劇本《孔子》「寫得不好」。認爲：像孔子這樣的人物，不僅要注意靈魂與精神層面的塑造，還要體現這種精神對現代人的影響。不要盲目追求刺激觀衆的眼球，在他身上渲染什麼「武功」與「情愛」。「如果把孔子搞成會武功的話，我覺得對惡搞的人大家應該群起而攻之。」對此，我覺得作爲一位著名演員，能夠如此直率地對一個電影劇本談出了自己的見解，實是非常值得稱道的好事。

當前的娛樂圈，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有些不正常的現象，氾濫成災，影響欠佳，迫切需要圈內外有各種批評的聲音，以正視聽。當然，如果批評不當，或是質疑有誤，那麼可以相互爭辯，可以出來澄清，以形成良好的寬鬆環境，這就非常值得提倡。就像《孔子》的導演胡玫認爲：濮存昕所看到的劇本只是第一稿，她自己也不認可。而周潤發在看到較早的劇本時，開始還不想出演。但現在劇本已經改了二十幾稿，大家都已經相當滿意。周潤發也是深受劇情的感動，表示願意出演。

其實，事情說到這裡，情況已經很清楚了。濮存昕說得並不錯，《孔子》初稿，確實很不盡如人意。這個意見，是和胡玫本人與周潤發的想法都是一樣的。正是因爲大家都認爲起初的劇本不夠理想，劇本才一改再改，逐步趨向完善。「英雄所見略同」，這原本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胡玫導演卻不知爲了什麼原因，竟然動了肝火。矛頭直指濮存昕，要他公開作出澄清。即使是濮存昕在表示歉意以後，居然還是不依不饒。這種容不得別人批評的態勢，總使人覺得她好像有意在替《孔子》造聲勢。

鮮花美食話古今

李盛仙

古往今來，許多名人不僅在賞花之俏麗，而且要品花之滋味，還爲人們留下了不少趣聞軼事。

晉代陶淵明愛菊如寶，民間奉他爲「九月花神」。相傳，有一次陶淵明因九月九日沒有酒賞重陽，枯坐在宅邊菊花叢中，並採了一大把菊花，忽然望見白衣人到，乃是江州刺史王弘送酒來了，即便欣然酌酒，並以菊花烹製下酒菜餚。足見他愛花食花的閑情逸致。

詩人杜甫不僅詠花詩多，更喜歡食花，尤其是對槐花鮮食獨有情鍾。每逢春季他就專門採掇槐花食之。春天中的那一串串、一簇簇晶瑩的槐花，如雪似玉，噴香宜人，惹得杜甫與文人墨客常以此作抗老延衰的食療佳品。杜甫在喜食鮮花的同時，還以槐花的嫩葉作爲一道佳蔬，杜甫在詩中曾寫道：「青青高槐葉，採掇付中廚」。

唐代詩人李商隱青年時代曾患黃腫和陽痿病，後食玉米花粉而愈。李曾有介紹玉米花粉的詩句：「借問健身何物好，無心搖落玉花黃」（載於《今古秘苑》）。他的詩句多麼雋美，他當然不可能用現代營養學家的語言，說花粉「具有提高人體免疫功能、調整代謝、延緩衰老等，有利於人體健康的良好作用」，可食用的花粉種類紛繁，野生植物、園藝植物皆宜，梅、菊、芙蓉、木槿、百合、茉莉、南瓜花都是美食用料。

詩人蘇東坡也愛用松花做食品，如《酒小吏》中載，蘇東坡守定州時於曲陽得松花釀酒，還作了《松醪賦》。他把松花、槐花和杏花入飯共蒸，密封幾日後得酒，並揮毫歌詠道：「一斤松花不可少，八兩蒲黃切莫炒。槐花杏花各五錢，兩斤白蜜一起搗。吃也好、浴也好，紅白容顏直到老。」正因爲松花有保健美容功能，故在古代被作爲貢品。蘇東坡還對餐菊情有獨鍾。他寫道：「常食杞菊，夏及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宣稱「吾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食菊之好盡在字裡行間。

文化什錦

南宋詩人陸游，也是一位不亞於蘇東坡的業餘烹調家。在他的詩詞中，詠嘆菜餚飲食的足有上百首，寫花饌的也不少，如「人間定無可意，怎換得玉鱠絲蓴？」「絲蓴」就是用蓴花絲做成的蓴羹。陸游對花饌是很折服的，他在《觀蔬園》說：「菘芥可菹，芹花可羹。」「蕈生齋缽富」、「韮生客盤新」；「惟薺天所賜，青青被陵同。」蕈花、韮花、薺花都是他愛吃的花餚。他說「肉食從來意自疑」，而吃花菜倒是對身體有益。

一次，清代詩人袁枚應邀去友人家做客。席間，友人忽問袁枚有沒有吃過他親手烹製的豆腐，袁枚說沒有。不多時，友人端出一碗豆腐，紅白相間，仿如雪霽之霞，不僅色彩艷麗，且食之清嫩鮮美，餘香盈口。袁枚大喜，遂懇求友人將烹飪方法教他。友人道此菜叫「雪霞羹」，採芙蓉花、去蕊、蒂，湯焯之，同豆腐煮，融自然美色於一盤，未及舉筷，已覺詩意盎然。從此，袁枚也成了地道的「食花客」。他「食花客」中的名菜佳餚。

作家梁實秋喜歡專門約請餅舖爲其精心製造的玫瑰花餅和紫藤花餅。文史作家鄭逸梅特別喜歡吃用南瓜花等花卉烹調的具有田園風味特色菜餚。當代作家汪曾祺在散文《泰山片石》中說到他在泰山中溪賓館餐餐有野菜吃，其中有油炸木槿花，即整朵油炸後花形不變，一朵朵開在盤裡，吃起來酥脆好玩。

春天製藤花餅、玉蘭餅，夏天炙蓮瓢食荷花，秋天蒸菊花栗子糕，冬天做臘梅薺菜羹……天長日久，他攝入豐富的花粉和各種維生素等養分，因此出現「八十精神勝少年」的奇跡。

清人朱彝尊《食憲鴻秘·餐芳譜》中說：「凡諸花及苗及葉及根與諸野菜佳品甚繁……製須得法，或烹或燔或炙或醃或炸不一」，書中還列舉了不少花饌的製法。

郭沫若愛吃野菜，也愛吃花，入夏以後，木槿花開，這時鍋內加好清湯，下精鹽、味精、香油，湯開後放下木槿花，味道異常鮮美。郭氏每喝此湯總讚不絕口。據說，國畫大師張大千曾與家中的廚師合製「蘭花鵝肝羹」，成爲「大風堂食譜」中的名菜佳餚。